

## 第二十三章 再婚

西人納稅人會議表決通過三名華人加入工部局董事會，對公共租界的行政變革來說不是劃上句號，而是劃上逗號。從那以後的一年多時間，已有八十年歷史的租界，經歷了最令人眼花瞭亂的變化。

變化，有的為租界當局主動發起，有的為外部力量促成，猶如黃浦江上的潮起潮落，沖積成一片片新的漲灘。

同年春天，巡捕房總督察麥克尤（Kenneth John McEuen）為老閘捕房開槍事件引咎辭職，副總督察愛德華巴雷（Edward Ivo Medhurst Barrett）升為總督察，他宣佈各級干部從副巡長(constable)，巡長(sergeant)，副巡官(sub-inspector)，巡官(inspector)，到督察(chief inspector)，將大大增加華人人選。

同年8月31日，英美14國和中國東南五省長官孫傳芳的代表丁文江（容定律師的前清同科進士）簽定《收回上海公共租界會審公廨暫行條例》，結束了會審公廨在上海公共租界58年的運作，成立江蘇省上海租界臨時法院，部分收回治外法權。

下一年春天，孫文博士的追隨者在布爾什維克俄國的資助下，從廣東出發北伐，到達揚子江下游，途中收回漢口與九江的英租界。為防止同樣情況在上海發生，英國政府派遣約翰鄧肯（major general John Duncan）少將率領一萬六千英軍登陸上海，拱衛公共租界。

希望租界穩定和希望租界動亂的四股勢力，經過結盟與分裂交錯的搏鬥，穩定勢力佔了上風，英國派遣軍當年年底開始分批撤軍。

除留下1000名常駐軍外，最後一批英國派遣軍在1928年撤離上海。撤離的那天，巴

爾敦總領事站在領事館二樓書房面向黃浦江那一面的窗邊，他抽著煙斗，目送遠處的英軍離岸上船：棕色軍服的人流在岸邊緩緩移動。人頭在移動，軍馬在移動，軍械在移動，軍旗在移動。。。黃浦江上，灰色的英國軍艦汽笛哼鳴、升火待發。

“總領事先生，慶祝小派對在內花園準備好了，請您出席，”蒲納德副領事進來，打斷了巴爾敦的出神凝視。

“喔，這麼快都辦妥了？”

“是的，大家都在等你切蛋糕呢。”

“好吧。”巴爾敦格格笑著，換了一隻煙斗，和蒲納德一齊離開書房。

蒲納德所指的“慶祝小派對”不是為慶祝英國派遣軍完成使命離開上海，而是為慶祝一位顯赫的租界居民取得英國臨時居留証和他在英國領事館剛注冊的結婚。這位值得大英帝國駐上海總領事館為他舉行“慶祝小派對”的顯赫人士就是公共租界乃至遠東最有錢的人——地產大王哈通。

大約半個小時前，一輛黑色福特牌汽車停到總領事館的林蔭道邊。穿藏青長衫的紀總管從車前座下車，打開後車門，請哈通夫婦從後座下車。

七十七歲的哈通穿著黑色燕尾服、挺括的白色高領緊緊裹住他的粗脖子，左邊腋下夾著一根黃金頭飾的手杖，右臂挽著妻子路迦陵。

六十四歲的路迦陵梳著很高的發結，滾蕾絲花邊的白色緞袍上鑲著銀花。和她肥碩的下巴幾乎連成一片的脖子上挂著一串紅寶石白金項鍊。

邁下車的時候，哈通正在跟紀總管討論一件房產租約。

“南京路心心照相館樓上的房客什麼時候搬走？”

“房客說三個月後退租。”

“有沒有找到新房客？”

“有。新房客是位中醫，他有王一亭先生的介紹信。”

“王一亭當過總商會會長，一定是個好房客，要抓牢這個新房客。”

“我已口頭答應那個中醫，房租每月五十元，三個月後起租，一切小費押金全免。”

“干得好。”

他們說著話，被領事館的秘書帶到內花園。

哈通夫婦在1886年9月26日結婚，那麼為什麼要在42年後的今天到英國領事館辦理結婚登記呢？這場結婚登記跟辦理英國臨時居留証又有什麼關係呢？事情得從哈通的健康狀況說起。

除了皮膚上出現的皺紋、黑斑點，哈通近日來感到視力、聽力都越來越退化。熱鬧的地方他聽不清身邊人的講話；黃昏剛到不顧電費很貴就要開燈，不然什麼都看不清。最要命的是老毛病哮喘症，一遇上刮風的天氣，心臟就會像一隻小風箱，再吹也鼓不起勁來的可憐。但是，健康的下滑，並沒有影響他的頭腦功能。

他的頭腦依然好使，既精明又靈活，推理分析樣樣過人，始終保持高度的清醒，使他免於掉入人到老年幾乎無法避免的陷阱：怕麻煩，事事委托別人去做；相信不現實的好消息。

衰弱的健康和清醒的頭腦，這種不幸的結合，使哈通越來越經常地想到死神的來臨。他最怕的是他的龐大地產王國在自己死後像沙灘上的城堡那樣隨波逐流毀成平地。所以，從今年起，他就“先知先覺”地為這個地產王國的將來設謀劃策。

哈通的地產王國是通過哈通夫婦的兩步曲聯手創建的：第一步，眼光獨到的路迦陵看中一塊有升值潛力的地皮；第二步，人脈寬廣的哈通將這塊地皮買下，再將這塊地皮抵押，把資金抽出來準備投資下一塊地皮。所以，哈通的每一塊地皮都跟另一塊地皮有資金上的牽聯。這樣運作的好處是資金得到充分利用，缺點是出售每一塊地皮時都要先還清抵押這塊地皮的債務，也就是說這個地產王國是不可分割的。

哈通對夫妻身後的願景是盡量把遺產局限在少數幾個繼承人手裡，隻有這樣才能保住

地產王國不至於分割。

哈通剛把自己的想法告訴高易公館的律師們，就發現自己或路迦陵要立遺囑，門都沒有。他清楚記得那些鬼精靈的律師們怎麼給自己澆了冷水。

那天，高易公館律師事務所的四個合伙律師：拉亥脫、勞敦、葛立芬、容定在最豪華的會議室裡出面接待哈通夫婦。律師們圍坐在桃花心木的會議桌周圍，又是敬雪茄，又是倒咖啡，熱情異常地招待一番，然後由拉亥脫牽頭，跟闊氣的客人交談。

拉亥脫律師是事務所裡兼管行政事務的合伙律師，他經常在其他合伙律師之間排解爭議，當和事佬兼牽頭人。他鄭重其事地站立起來，雙手撐著光滑的會議桌，用男中音般的敞亮嗓音問：

“哈通先生、太太，請問您們兩位是來諮詢辦遺囑的嗎？”

“正是如此。”

“具體地說，是哈通先生，還是路迦陵女士，要辦遺囑？”

“我跟妻子都要辦？”

“請問兩位的結婚證書帶來沒有？”

“沒有。我們是1886年9月26日在上海結婚，那時沒有結婚證書，這不要緊的，對嗎？”

“對或不對，要看您們兩位希望將來用中國法律還是西人法律處理遺產？”

“我們希望用英國法律處理遺產。”

“請問您們倆用什麼護照？”

“我用伊拉克護照，我太太沒有護照。”

“您的伊拉克護照是誰簽發的？”

“前奧斯曼帝國。”

“這樣的話，您們的遺產不受英國法律管轄。請不要驚訝。這件事我請這方面的專家容定律師解釋一下。”

拉亥脫坐下。容定站立起來，他個子比拉亥脫矮得多，但是聲音更亮：

“1926年8月31日前，會審公廨還在運作時，像哈通先生這樣持非條約國護照的租界居民，在公共租界可以享受治外法權，受條約國法律管轄。1926年8月31日後，會審公廨結束，凡持非條約國護照的租界居民，歸中國江蘇省上海租界臨時法院用中國法律管轄，臨時法院可根據要求，延請條約國，比如說英國，派領事官員觀審。”

“何謂條約國？”

“和當時中國政府簽過享有治外法權條約的英國、法國、美國、德國、荷蘭、意大利、比利時、奧地利等十四個國家，很遺憾，奧斯曼帝國不在其中。”

哈通夫婦聽完容定的解釋，又驚又懼。想到自己上億元的財產居然是在中國法律的管轄之下，夫婦倆原先準備跟律師們商討怎樣在身後保住地產王國的念頭，一下子扔到爪哇國去。

“能做些什麼讓我們的財產歸英國法律管轄嗎？”哈通抱著一線希望問。

“為閣下效勞是我們的榮幸。請允許我們到隔壁資料室查些資料，討論一下，再來回答您。”拉亥脫神情嚴肅地站起來，帶著其他三個合伙律師離開會議室。

哈通夫婦在會議室裡抽雪茄、喝咖啡度過了漫長的半小時，才看到四位合伙律師笑瞇瞇地回到桃花心木會議桌旁。

哈通夫婦內心重新燃起希望。

“我們剛才查了資料，”拉亥脫又用男中音開腔。“並且跟英國領事館通電話獲得證實，哈通先生有資格作一種身份調整，然後便可以受英國法律管轄。”

路迦陵喜形於色地問道：“你是說我們現在就可以按英國法律辦遺囑了？”

“太太，一步一步來，”拉亥脫把手往下按了一下，好像在拍籃球。“讓我先說一下哈通先生要做什麼樣的身份調整。哈通先生是伊拉克公民，1915年以後，伊拉克為大英帝國托管，所以哈通先生有權作為英國托管地居民申請移居英國。簽於哈通先生在上海租界

杰出的商業活動，英國政府會以杰出人士的標準迅速批准哈通先生的申請。。。”

“不，我不打算移居英國！”哈通單刀直入打斷拉亥脫。

“這個我們都明白。哈通先生提出移民英國的申請，表明哈通先生有移民英國的願望，並不表示馬上要把這種願望付之實現。英國政府批准哈通先生的申請以後，馬上會頒發一張有效期為一年的英國臨時居留証。凡持這種英國臨時居留証的人依法受英國法律管轄。那麼一年以後呢？這張英國臨時居留証是可以無限次更新的，如此這般，哈通先生就可以住在上海，永遠受英國法律的管轄。”

哈通“啪”地擊掌。“這真是我要的！這樣一來，我的妻子也可以受英國法律的管轄了。”

“且慢，等我把話說完。”拉亥脫輕搖豎起的手指，“因為您們兩位沒有結婚証書，根據英國法律，您們的夫妻關係還要下點力氣來証實，然後才能辦遺囑。”

“難道我們一齊生活42年還不夠証實夫妻關係嗎？”路迦陵沉下臉問。她的鼻子上擦著很厚的粉，因為生氣，皺起的鼻梁擠下一末粉。

“根據英國法律，生活在一起，沒有結婚証書，隻是情人的同居關係，盡管整個租界都知道您們的伉儷之情。”

對於哈通夫婦來說，這簡直又是當頭一棒。但是，拉亥脫下面的話使他們歡笑起來。拉亥脫說：“沒有結婚証書，是可以補救的。我們建議兩位再結一次婚，到英國領事館辦理結婚登記，領取結婚証書，一切手續就全了。”

“一切費心。”

哈通夫婦口服心服地接受律師們的安排，回家耐心等待，直到他們收到英國領事館的正式通知，請他們夫婦去領結婚証。

對於哈通夫婦的雙重申請——臨時居留証和結婚登記——巴爾敦總領事求之不得。自從上海租界臨時法院取代會審公廨後，租界裡非條約國外僑的治外法權都被剝奪。哈通先

生申請英國臨時居留証，開劈了恢復部分非條約國外僑重享治外法權的捷徑，這對保持英國在上海租界西人上層社會裡的影響至為重要。因此，巴爾敦不僅快速批准哈通先生和路迦陵女士的申請，而且關照蒲納德副領事在領事館內舉行一次“小派對”以示慶祝。

“小派對”置辦在領事館的內花園。內花園裡圍繞百年廣玉蘭的那一角張燈結彩，掛著紅白相間的汽球。三層高的結婚蛋糕放在長長的雕花桌上，用冰鎮在木桶裡的香檳酒、蘇格蘭威士忌、白蘭地、紅葡萄酒、啤酒等在陽光下閃爍。下酒菜極其豐盛，煙熏魚、炸蝦、西班牙火腿片、各色乳酪等從桌子的這頭擺到那頭。桌子的盡頭放著一大玻璃缸的果汁露。

共有二十幾個客人出席“小派對”，他們是副領事們和他們的夫人、海軍陸戰隊軍官、工部局前後任總董們和夫人們、哈通的老東家和上海六大猶太家族的代表維克托沙遜爵士。四位穿白色禮服的領事館茶房不停地給客人們斟酒。客人們用雙刃象牙叉挑起下酒菜，或用嵌花玻璃杯互相敬酒。

哈通夫婦和巴爾敦總領事一前一後來到現場。總領事身後跟著蒲納德副領事和夾著公文包的領事館民政科秘書、簽證科秘書。秘書們在一張已經佈置好的小桌後坐下，小桌上放著墨水瓶和蘸水鋼筆。秘書們像樂隊成員等待指揮的手勢一樣向總領事看去。

站在廣玉蘭樹下，巴爾敦向客人們招手。客人們停下互相的交談，走攏來圍著廣玉蘭形成一個半弧形。

“現在，向哈通先生頒發英國臨時居留証，”蒲納德副領事宣佈。

簽證科秘書從公文包裡取出一本比護照略小的綠皮本本，遞給巴爾敦總領事。總領事再遞給哈通。“請核對一下閣下的名字和生日。”

“沒錯。”哈通打開綠皮本本，看了一下說。

“歡迎您隨時來英國定居。”總領事跟地產大王握手。

“現在請哈通先生、路迦陵女士辦理婚姻登記。”蒲納德副領事又宣佈，他向哈通

夫婦做了一個請上前一步的邀請手勢。

哈通夫婦來到小桌前，向民政科秘書回答了自己的名字、年齡等問題。民政科秘書指點他們，用蘸水鋼筆在這樣那樣的文件上簽名。需要蓋章的時候，跟他們保持禮貌距離的紀總管會上前來，遞給他們各自的印章。最後，民政科秘書，一個頭發梳得光溜溜的年輕人，站起來，雙手把一本鑲銀字的本本交給哈通夫婦，說：“這是您們的結婚證書。恭喜兩位，新婚愉快。”

廣玉蘭下響起一片掌聲，和“呼”“呼”“呼”的開香檳酒聲，慶祝哈通夫婦結束42年的同居生活，成為新婚夫婦。

“有沒有想好上什麼地方去度蜜月？”總領事打趣地問路迦陵。

路迦陵“刷”地臉紅起來，不知怎麼回答。

一名茶房端著一隻銀盤來到總領事面前，盤子裡放著一把象牙柄的餐刀，柄上打著銀綢蝴蝶結。

總領事會意地接過銀盤，對新婚夫婦說：“請跟我來。”

他們三個來到結婚蛋糕前，茶房幫助總領事切下兩小片鮮嫩的奶油蛋糕，放在鑲金邊的白瓷盤裡，請新婚夫婦用手互喂對方。鼓掌聲、開香檳酒聲、哄笑聲、喝彩聲驚得內花園樹叢裡的鳥雀直飛天空。

“無論如何，明年今天就是兩位的結婚周年紀念，如果我還在上海，我承諾再給兩位慶賀。”總領事等哈通用茶房遞來的手巾擦干胡子上的奶油，把新婚夫婦拉到離人群遠一點的地方。他掏出煙斗，填上煙絲，一邊抽煙，一邊向哈通夫婦介紹英國臨時居留証會帶來的福利。

像哈通先生這麼經商成功的杰出人士，在英國是到處受歡迎的。哈通夫婦可以選擇在倫敦小住，將上海投資房地產的寶貴經驗介紹給倫敦金融界，吸引更多的英國資本來上海投資。也可以選擇在夏季，避開酷熱的上海，到英國小住，參觀各地的博物館，如果有興

趣的話，捐款資助當地的慈善機構，到了一定數目，英國政府還可以出面向女王申請為哈通先生授予爵士爵位。總之，有了英國臨時居留証，很多大門都會向哈通夫婦打開。

總領事的話，哈通夫婦聽了還不如天上的鳥叫動聽。除了從此以後他們的地產王國歸英國法律管轄外，哈通夫婦對英國臨時居留証的一切其他福利都不感興趣。

總領事從哈通夫婦的臉色讀懂他們的心聲。他們走得離人群更遠的時候，總領事改變話題，即刻引起哈通夫婦的興趣。

“聽拉亥脫律師說，您們這次審請英國臨時居留証和結婚登記是為了辦遺囑作準備。現在証件都批准了，兩位原來想辦的事情得趕緊辦。因為，今後幾年裡，條約國的治外法權在中國能否繼續維持現狀，是個這樣的東西。”

總領事用握著煙斗的手做了一個誇張的“？”號手勢。

“會審公廨不是已經取消了嗎？一切不是跟從前差不多嗎？”哈通問。

“不。一切剛剛開始。去年，南京新政府的外長伍朝樞，前司法部長伍廷芳的兒子，提出要求廢除不平等條約，凡是北京政府跟各國所訂的不平等條約，包括治外法權，當由南京新政府以正當手續，予以廢除。什麼是正當手續？沒說清楚，留下空間讓我們去想像。今年，新任外長王正廷又重申這個要求。”

“中國人做事一向虎頭蛇尾，廢約廢約，講了七八十年，當真嗎？”路迦陵不屑地問。

“即使是虎頭蛇尾，虎頭也會咬人。再說，伍朝樞、伍廷芳、王正廷這些人，他們跟前清的滿洲大佬不一樣，都是英美正規教育出來的法律專家，做事跟西人一樣認真。舉個例子，新的中國上海租界臨時法院規定，原被告一方為外國人的訴訟案件，才可以聘請外國律師。為了保住原被告都為華人的業務，一位姓梅的美籍華人律師已經放棄美國籍，加入中國籍，替他作擔保的就是高易律師事務所的亞力山大容定律師。所以，這次中國人是認真的，我們必須認真對待。”

哈通夫婦露出擔憂的神色，巴爾敦覺得自己的話可能嚇著了剛取得英國臨時居住証

的地產大王，這可是有違給租界西人上層打氣的本意，便和顏悅色地笑了，好像剛才講的是笑話。他補充說：

“有一件事情兩位可以放心，凡是已經由治外法權立案做出結論的個案，即使在治外法權結束後，也不會推翻，這是國際慣例。所有以前在會審公廨判下的個案，現在中國上海租界臨時法院都是認可的。”

“總領事先生，嘴巴講干了吧，” 路迦陵欣喜地挽上巴爾敦沒握煙斗的那隻手臂。  
“走，我們喝威士忌去。”